

宋史通攷續義 三

有嫌，索性將兩人日爲朋黨，復添入迪、準故友，奏請一一坐罪。太后自然照允，卽命學士宋綬草詔，貶準爲雷州司戶參軍，迪爲衡州團練副使，連曹瑋也謫知萊州。王曾入語丁謂道：「罰重罪輕，還當斟酌。」謂捻鬚微笑道：「居停主人，恐亦未免。」曾乃不便固爭。原來準在京時，曾嘗將第舍假準，所以謂有此說。謂又授意宋綬，令加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二語。綬雖不敢有違，但此外却還說得含糊。及草詔成後，謂意未足，竟提筆添入四語，看官道他甚麼話兒？乃是「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懼此震怒，遂致沈劇。」這種鍛鍊周內的文字，頒示都中，都人士莫不呼冤，也編成四句俚詞道：「欲得天下寧，須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不如召寇老。」謂不恤人言，遣使促迪速行，又令中官齎敕詣準，特賜錦囊貯劍馬前，示將誅戮狀。準在道州，方與郡官宴飲，忽郡倅入報中使到來，有懸劍示威情形。郡官却不禁失色，獨準形神自若，與郡官邀中使入庭，從容與語道：「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無可措辭，乃登堂授敕。準北面拜受，徐徐升階，邀中使入宴，暮乃散。中使自去，準亦卽往雷州。

是時真宗陵

道：「山陵上」

移築

成命丁謂兼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允恭與判司天監邢中和往勘陵址，中和語允恭：「法宜子孫，但恐下面有石，兼且有水。」允恭道：「先帝嗣育不多，若令後世廣嗣，何妨重踏勘覆校，必費時日，恐七月葬期不及遵制，如何是好？」允恭道：「你儘管督工，從」心儘可取逆實專橫，中和唯唯而退。允恭卽日還都，進謁太后，請改穿陵穴。太后道：「恭道：「使先帝得宜子孫，豈非善事？」太后遲疑半晌，復道：「你去與山陵」

謂無異言，再入奏。太后太后纔進，

大小不一，好容易畚去亂石，忽

內使毛昌達奏聞。

同 王沂公劾奸除首惡

護允恭，但請另遣大臣按視。王命即召曾入內，會叩首畢，竟密奏道：

「此是王沂公用詐處，但為勦姦計，不得地。」

不到三日，即已回都。萬難改移。丁謂包藏禍由的大怒道：「先帝待謂

禍，若不將他加刑，是沒有國法了。雷允恭外結大臣，更屬不法，你速發衛士擊下丁

雷，幾嚇得百官口呆，不能置詞。太后復道：「不敢是丁謂同黨麼？」一語驚人，使馮拯無可

置喙。馮拯忙道：「無這般說，且去擊問雷允恭，再行定奪。」拯乃退出，即遵旨將允恭擊下，立即訊鞫

定讞，勒令自盡。邢中和一併伏罪，並抄沒允恭家產，查出丁謂委託允恭，後苑工匠造金酒器密書，及允恭託謂

薦保管轄皇城司，及三司衙門書牒，併呈太后。太后召集廷臣，將實書出示，因宣諭道：「丁謂允恭，交通不法，前日

奏事，均言與卿等已經議決，所以多半照允。今營奉先帝陵寢，擅行改易，若非按視明白，幾誤大事。」馮拯等均俯

伏道：「先帝登遐，政事統由丁雷二人解決，他嘗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虛實。幸賴聖明燭察，始知姦狀，這正是宗

社幸福呢？」急忙自身卸火，這是小人常態。當下召中書舍人草諭，降丁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這諭旨榜示朝堂，頒

布天下。擢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夷簡係蒙正從子，從前真宗封岱祀汾，兩過

洛陽，均幸蒙正私第，且問蒙正諸子可否大用。蒙正答稱：「諸子無能，惟姪夷簡有宰相才。」及真宗還都，即召夷

簡入直，累擢至知開封府，頗有政聲。至是乃入為參政。宗道曾為真宗言，剛直無私，真宗嘗稱為魯直，故此時連類

同升。王曾即請太后，匡輔新君，每日垂簾聽政。太后方纔允行。

先是丁謂家中有女巫劉德妙，嘗相往來。德妙頗有姿色，與丁謂三子珣、通、彥，謂却未曾察悉，但教他託詞去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

君僞言禍福，借以動人。於是就謂家供老君法像，入夜設醮園中，每至夜靜更深，記往交懽，彷彿一對露水夫妻。得其所哉！

雷允恭亦嘗至謂家祈禱，及真宗崩後，德妙隨允恭入宮，得謁太后，應對詳明，談宮中過去事，無不具知，引得太后亦迷信起來。劉后聰穎，亦著鬼迷，况尋常婦女乎。德妙又持龜蛇二物入內，結言出謂家山洞中，當是真武座前的

龜蛇二將，謂又作龜蛇頌，說是混元皇帝，賜給德妙。俗稱龜蛇相交，德妙即通靈應有此賜。太后亦將信將疑，至謂已坐

罪，乃將德妙繫獄，令內侍刑訊。德妙一一吐實，當然坐罪，並貶謂為崖州司戶參軍。謂子珉姦案並發，二併除名。學

士宋綬奉旨草詔，首四語即為「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可赦。」朝論稱快。報應何速？

謂竄謫崖州，須經過雷州境內，寇準遣使持一蒸羊，作為贈品。謂謝後，且欲見準，準固辭不見。家僮諷刺謂

報讎，準不許，杜門。家僮飲博，及謂已去，遠乃止。時人為之咏道：「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這兩語

傳誦不衰。觀過知仁，於此可見。越年，準徙為衡州司馬，尚未赴任，忽患病劇，即遣人至洛中，取通天犀帶，浣浴更衣，束

帶整冠，向北面再拜，呼僕役拂拭臥具，就榻而逝。這通天犀帶係太宗所賜，夜視有光，稱為至寶。準因此必欲殮葬

返柩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插竹焚紙。踰月，枯竹生筍，衆因為之立齋，號竹林寇公祠。準少年富貴，性喜豪華，往

往挾妓飲酒，不拘小節。有妾蒨桃，以能詩名。準歿後十一年，始奉詔復去，賜諡忠懿。丁謂在崖州三年，轉徙雷州，又

五年復徙道州。後以祕書監致仕，病歿光州。尚有詔賜錢十萬緡，百匹，道且無庸細表。

且說乾興元年十月，葬大行皇帝於永定陵，以天書殉葬，廟號真宗。越年改元天聖，罷錢惟演為保大節度使，

知河南府，馮拯亦因疾免職。復召王欽若入都，用為同平章事。欽若弱，甫兩年，旅進旅退，毫無建白，只言「一皇上初

政，用人當循資格，不宜亂敘。」編成一幅官次圖，獻入宮廷，便算盡職。欽若幾病逝。仁宗後語輔臣道：「朕觀欽若所

為，實是奸邪。」少年天子，便識奸邪，仁宗原非凡主。王曾答道：「誠如聖諭。」宗乃擢參政張智同平章事，召知河陽軍

張晏為樞密使。從前太后微時，嘗寓晏家，晏待遇甚厚，因此得被寵命。晏副使晏殊，上言：「晏無勳績，不堪重任，

一大拂太后本意。既而晏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家人持笏後至，殊接笏，怒擊家人，甚至折齒。太后有詞可藉，遂遣殊出知宣州。晏殊亦太粗莽，太后實是有心。別令學士夏竦繼任。竦小有才，

無大小，悉由裁決，雖頗能任賢黜邪，他不免有心專擅。一日，參政魯宗道進謁，太后忽問道：「唐武后何如？」宗道

知太后命意，亟正笏直奏道：「武后實唐室罪人。」太后復問何故？宗道又申奏道：「幽嗣主，改國號，幾危社稷，尚

得謂非罪人麼？」太后默然。嗣有內侍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太后召尚輔臣。大家尚未發言，宗道即出班前奏道：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劉氏若立七廟，將何以處嗣皇？」太后爲之改容，乃將此議擱置。會兩宮同幸慈孝寺，太后

乘輦先發，宗道上前挽住，並抗言道：「夫死從子，古有常經，太后母儀天下，不可以亂大法，貽譏後世。」語尚未畢，

太后即命停輦，待帝駕先行，然後隨往。還有樞密使曹利用，自恃勳舊，氣燄逼人，太后亦頗加畏重，第呼他爲侍中，

未嘗稱名。獨宗道不少撓屈，會朝時輒據理與爭，於是宮廷內外，贈他一個美名，叫作魚頭參政。小子有詩咏道：

趙宗未替敢尊劉，扶弱鋤強弭國憂。魯直當年書殿壁，如公纔不愧魚頭。

天不假年，老成復謝，不到數載，宗道等又溘逝了。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劉太后垂簾聽政，多出丁謂雷允恭之力，故丁謂二人，得以重用，徵王會之正色立朝，恐蕭牆之禍，亦所難免。或謂宋室無垂簾故事，會何不據理力爭，爲探本澄源之計，乃僅斷於一權字，究屬何補？至若準之再貶，又以居停之嫌，不復與辨，毋亦所謂患得患失者歟？不知此王沂公之通變達權而有以徐圖挽救者也。假使切從事，勢且遭黜，徒市直名，何裨國事？試觀丁謂之終窳窮崖，雷允恭之卒歸賜死，乃知沂公之才識，非常人所能幾矣。賊臣已去，而呂魯等連類同升，魚頭參政，纔得名而劉太后亦有從諫如流之美，史家或歸美魯直，實則皆沂公之功，有以致之。故本回實傳頌沂公而魯參政其次焉者也。

第二十七回 劉太后極樂歸天 郭正宮因爭失位

却說天聖六年，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越年，參知政事魯宗道亦歿。知白滄洲人，雖歷通顯，仍清約如寒士，所以歿諡文節。宗道亳州人，生平剛直嫉惡，歿諡簡肅。劉太后亦親臨賜奠，稱爲遺直，嗟悼不置。宋史稱劉爲賢后，職是之故。

曹利用舉薦尚書左丞張士遜，入爲同平章事。然而利用從子曹湏，爲趙州兵馬監押，偶因酒醉忘情，竟身著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於朝，遂與大獄，酒斃杖下。利用亦爲內侍羅崇勳所譖，發交廷議。張士遜奏對廷前，謂：「此事係不肖子所爲，利用大臣，本不相與。」太后怒道：「你感利用恩，應作此說。」王曾又進奏道：「這事與利用無干。」太后復語王曾道：「卿嘗言利用驕橫，今何故替他解釋？」曾答道：「利用素來特寵，所以臣有微辭，今若牽連姪案，說他爲逆，臣實不敢附和。」太后意乃少解，乃能利用爲千牛衛將軍，出知隨州。張士遜亦罷職。利用出都，復坐私貸官錢罪，安置房州。羅崇勳再遣同黨楊懷敏，押利用至襄陽驛，惡語相侵。利用氣憤交迫，竟至投繯自盡。原來利用自通好契丹後，以講和有功，累蒙恩寵，平素寵禮內侍，遇有內降恩典，輒力持不與，因此結怨宦官，至遭此禍，死非其罪。宋廷遂任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姜遵范雍陳堯佐與夏弟。爲樞密副使，惟王曾任職如故。

先是太后受冊，擬御大安殿，受百官朝賀，曾力言不可，及太后生日，王壽復欲御大安殿，曾又不可。太后勉從會議，均就便殿供帳，當卽了事。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更多裁抑。太后心滋不悅，但不好無故發作，只得再三含忍。不意天聖七年六月間，天大雷雨，電光亂掣，玉清昭應宮內，竟射入一大個火團，四處爆裂，霎時間裂，烈焰飛騰，穿透屋頂，衛士慌忙赴救，用水撲火，但逼水入火中，好似火上澆油，越撲越猛，烈烈轟轟的燒了一夜，竟將全座琳宮玉宇，變成一片瓦礫荒場，祇剩得生崇壽二小殿，巋然尚存。若日經殉葬供奉處原可不必，一炬成墟，要算皇天有眼。

太后聞報，傳旨將守宮官吏繫獄抵罪，而召集廷臣，向他流淚道：「先帝竭盡心力，成此鉅宮，一夕延燒幾盡，如何對得住先帝？」樞密副使范雍抗聲道：「如此大宮，遠成灰燼，想是天意，非出人事，不如將長生崇壽二殿，亦一律拆毀，倘因二殿尚存，再議修葺，不但臣力不堪，就是上天亦未必許哩。」中丞王曙亦言是「天意示戒，應除地罷祠，上回天變，司諫范諷且言：「與人無關，不當置獄窮治。」乃帝詔不再繕修，改二殿爲萬壽觀，減輕守宮諸吏罪，并罷廢諸宮觀使。惟對着首相王曾，說他愛理無功，罷免相職，且令他出知青州。宋自仁宗以前，宰相稍有微嫌，免職外遷，多爲節度使，曾以首相罷知州事，乃是少見少聞，這可知劉太后的心理呢。

又過一年，仁宗年已逾冠，祕閣校理范仲淹請太后還政，疏入不省，反將仲淹出判通州。翰林學士宋綬請令軍國大事，及除拜輔臣，由皇上稟請，太后裁奪，餘事皆殿前取旨。這數語又觸忤太后，出綬知應天府。會仁宗改元明道，經過月餘，生母李氏病劇，纔由順容進位宸妃。他自仁宗爲嗣后所據，始終不發一言，平時安分自守，未嘗示異。宮中咸憚劉太后，那個敢洩漏前事，所以仁宗年齡日長，仍視劉太后爲母，並不自知爲李氏所生。及李宸妃歿後，劉太后欲用宮人禮治喪，移棺出外，召夷簡獨入奏道：「聞有宮嬪薨逝，如何未聞內旨治喪？」太后矍然道：「宰相亦干預宮中事麼？」夷簡答道：「臣待罪宰相，事無大小均當預聞。」太后不悅，遽引帝入內，須臾復出，獨立簾下，怒容可掬道：「卿欲離間吾母子麼？」夷簡不慌不忙，竟毅然奏對道：「太后不顧念劉氏，臣不敢多言。若欲使劉氏久安，宸妃葬禮萬難從輕。」夷簡此奏，仍是爲太后計。太后性兇靈敏，一聞此言，不禁點首。有司希太后意旨，只上言本年歲月不利，就葬夷簡。又道：「葬即未利，殮應加厚。」宮中舉哀成服，擇地暫殮，難道也不行麼？」太后乃語夷簡道：「卿且退，我知道了。」一言已趨入內侍押班羅崇勳，亦欲隨進，夷簡竟將他扯住道：「且慢，煩申奏太后宸妃當用后服成殮，且把水銀滿盛棺內，他日勿謂夷簡未曾道及，致貽後悔。」崇勳允諾，入白太后。太后令如言照行，停柩洪福寺中。

既而宮中失火，詔羣臣直言闕失，殿中丞滕宗諒，諱書劉越，諱有請太后還政，藉贖天譴，兩疏俱不見報。翌年春季，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入祭太廟，參政薛奎進諫道：「太后若御帝服，將用甚麼拜禮？」太后不從，竟戴儀天冠，著袞袍，備齊法駕，至太廟主祭。皇太妃楊氏，皇后鄭氏隨從。太后行初獻禮，拱手上香，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稱爲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祭畢歸宮，感寒成疾。仁宗爲徵天下名醫，詣京診治，終歸無效，踰月竟薨。年六十五，諡章獻明肅。舊制，后省二諡，稱制加四諡，實自劉太后爲始。劉太后臨朝十一年，政令嚴明，恩威並用，左右近侍，不稍假借，諱外賜與，亦有節制。三司使程琳，嘗獻武后臨朝圖，太后取擲地上道：「我不作此負祖宗事。」是魚頭參政一奏之功。漕使劉綽，自京西還都，奏言：「在庚儲粟，有羨餘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太后道：「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他四人曾進獻羨餘否？」綽懷慚而退。至太后晚年，稍進外家，宦官羅崇勳，江德明等，始乘間竊權，所有被服袞冕等事，多由羅江二暨，慈惠出來。至太后嬖留，口不能言，尚用手牽扯己衣，若有所囑。仁宗在旁瞧着，未免懷疑，送終以後，出問羣臣參政薛奎，即答道：「太后命意，想是爲着袞冕呢。若再用此服，如何見先帝於地下？」隨機進言，是薛奎通變處。仁宗乃悟，遂用后服爲殮。且因太后遺囑，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議軍國重事。

御史中丞蔡齊，入白相臣道：「皇上春秋已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已嫌太晚，尚可使母后相繼稱制麼？」呂夷簡等終未敢決，適八大王元儼，入宮臨喪，聞知此事，竟朗聲道：「太后是帝母名號，劉太后已是勉強，尚欲立楊太后嗎？」夷簡等面面相覷，連仁宗都驚疑起來。元儼道：「治天下莫大於孝，皇上臨御十餘年，連本生母尚未知曉，這也是我輩臣子，未能盡職呢。」得此一言，足爲宸妃吐氣。仁宗聽罷，加意慰諭，便問元儼道：「皇叔所言，令朕不解。」元儼道：「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劉楊二后，不過代育。」仁宗不覺，諱畢，便道：「叔父何不早言？」元儼道：「先帝在日，劉后已經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當道，內蒙外蔽，劉后又諱莫，諱深，不准宮廷洩漏此事。臣早思舉發，只恐一

經出口，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礙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來，杜門不晦，不預朝謁，正欲爲今日一明此事，諒舉朝大臣，亦與臣同一觀念。可憐宸妃誕生陛下，終身莫訴，就是當日薨逝，尚且生死不明，人言藉藉呢。」宋史李宸妃傳，燕王入自仁宗，陛下爲宸妃所生，又宗室諸王列傳，德昭元儼各封燕王，是時當爲元儼，無難俗小說中，乃說宸妃被逐，由包拯訪聞，後來迎妃還宮，劉后自盡，至有斷太后打黃袍諸戲劇，種種妄誕，誣古實甚。

仁宗聞言，忍不住淚皆焚焚，復顧問夷簡道：「這事可真麼？」夷簡答道：「陛下確係宸妃誕生，劉太后與楊太妃，共同撫育，視若己子，宸妃薨逝，實由正命，臣却曉明底細，今日非八大王說明，臣亦當待時舉發呢。」夷簡亦多狡詐，故摹擬口吻，適肖生平。

仁宗至此，竟大聲悲號，即欲赴宸妃殯所，親視遺骸。夷簡復奏道：「陛下應先顧公義，後及私恩。且劉太后與楊太妃，撫養聖躬，恩勤備至，陛下亦當仰報哩。」仁宗只是哀慟，不發一言。元儼語夷簡道：「楊太妃若尊爲太后，李宸妃更宜尊爲太后了。」夷簡乃轉白仁宗，仁宗略略點首，當即議定楊太妃尊爲太后，刪去同議軍國事一語。李宸妃亦追尊爲太后，諡曰章懿。一面爲劉太后治喪，一面連日下詔，責躬罪己，語極沈痛。既而仁宗幸洪福寺，祭告宸妃，並易梓宮，但見妃面色如生，冠服與皇后相等，水鏡之效，乃稍稍心慰。還宮後，私自歎息道：「一人言究不可盡信呢。」自是待劉氏如故。劉美一家，應感謝夷簡不置。

惟君

還宋綬范仲淹，放黜內侍羅崇勳，江德明，罷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稱頌新政，有口皆碑。

呂夷簡揣摩時事，條陳八議：(一)議正朝綱。(二)議塞邪徑。(三)議禁貨賂。(四)議辨佞王。(五)議絕女謁。(六)議疏近習。(七)議罷力役。(八)議節冗費。說得脛誠懇切，語語動人。仁宗大爲感動，遂召夷簡入商，擬將張著

即張曼改名

夏竦范雍晏殊等盡行罷職。惟姜遵已歿，不在詔下。夷簡自然如旨。越日復入朝押班，但聽黃門宣詔，除

張著等依次免職外，着末又有數語云：「同平章事呂夷簡，着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這數語似天上迅雷，不及掩耳，驚得夷簡似醉似癡，不知爲何事忤旨，致遭此譴。一時不及問明，只好領旨告退。還第後，到處探聽，無從偵悉，嗣託內侍副都知閻文

事原因，由小子補敘郭后歷史，以便先後貫通。郭后封平康，即魏佐弟天聖二年，擬册立皇后，仁宗因張女秀慧，欲選正中宮，劉太后不以為然，乃改立郭后。后雖得立，不甚見親，這次偏冤相湊，由仁宗步入中宮，與郭后談及夷簡忠誠，并言把之前諸附太后諸人，一併罷斥。郭后本未與夷簡有嫌，獨隨口回答道：「夷簡何嘗不附太后？不過機巧過人，善能應對，所以得瞞過一時呢。」却是真話仁宗聽了，不覺也動疑起來，因不令中書草制，竟手詔罷免夷簡。後召李迪入，却用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不到數月，由諫官劉渙疏陳時事，內有一臣前請太后還政，觸怒慈衷，幾投四裔，幸陛下納呂夷簡言，察臣愚忠，准臣待罪闕下。臣受恩深重，故不避斧鉞，瀆陳一切。云云。仁宗覽奏，記起前事，又以夷簡為忠，后言非實，因復召還夷簡，再令為相。且擢劉渙為右正言。渙與夷簡，明是事通一氣。又命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夷簡再入秉政，日伺后隙，可巧宮中有兩美人，一姓尚，一姓楊，均邀寵眷。郭后未免懷妒，常與兩美人相爭。一日，后與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談，兩語未合，又起口角。尚氏恃寵成嬌，不肯讓后，居然對詈起來。郭后憤極，也不管什麼禮節，竟上前動手，批尚氏頰。一鑿一非，歐非維鈞。尚氏當即悲啼，后尚不肯干休，還要再批數下。仁宗看不過去，起座攔阻，誰意郭后手已擊來，尚氏閃過一旁，反中仁宗頸上，指尖銳利，指成兩道血痕，惹得仁宗惱起，訶斥郭后數語，引尚美人出還西宮。尚美人裝嬌撒賴，益發激動帝怒。內侍閻文應本與夷簡友善，夷簡正託他尋隙，遂入奏仁宗道：「尋常民家，妻尚不能凌夫，况陛下貴為天子，乃受皇后欺凌，豈了得？」仁宗半晌無言，文應又道：「陛下頸上血痕宛然，請指示執政，應該若何處置？」仁宗迭受激動，便憤然道：「你去召呂宰相來！」文應通報夷簡，夷簡立刻趨入，向御座前請安。仁宗指示頸痕，并述明底細。夷簡道：「皇后失禮，不足母儀天下。」仁宗道：「情迹殊屬可恨，但廢后一事，却亦有干清議。」夷簡道：「漢光武素稱明主，竟了郭后怨對，竟致坐廢，况傷及陛下頸

中尚得說是無罪麼？引東漢郭后爲證，絕妙比例。大約郭家女兒，是祖傳的潑辣貨。仁宗乃決計廢后，復與夷簡商得一策，只稱后願修道，封爲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并敕有司不得受章諫章奏。中丞孔道輔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通等，聯名具疏，入呈不納。乃同詣垂拱殿，俯伏同聲道：「皇后乃是國母，不應輕廢，願待召賜對，俾盡所言。」說了數聲，但見殿門緊閉，杳無消息。孔道輔忍無可忍，竟叩額大呼道：「皇后被廢，累及聖德，奈何不聽臺臣言！」俄聞門內傳旨，令至閣中與宰相答話。道輔等乃起至中書，見夷簡已經待着，便語夷簡道：「大臣服事帝后，猶人子服事父母一般，父母不和，只可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呢？」夷簡道：「后傷帝頸，過已太甚，且廢后亦漢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輔厲聲道：「大臣當選君爲堯舜，怎得引漢唐失德事，作爲法制？」夷簡不答，拂袖徑入。道輔等乃退去。翌日，味爽入朝，擬留集百官，與夷簡廷爭。甫到待漏院，即聞有詔旨下來，略言：「伏閣請對，盛世無聞，孔道輔等冒昧徑行，殊失大體。道輔着出知秦州，仲淹出知睦州，祖德等罰俸半年，以示薄儆。自今羣臣毋得相率請對。」云云。道輔等乃嗟嘆數聲，奉旨而去。於是廢后之議遂定。小子有詩咏此事道：

廢后祇因嫡庶爭，宮廷構釁失王明。當年若得刑于化，樛木何由不再廣。

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得寵幸，輪流伴寢，幾無虛夕，累得仁宗生起病來，下回再行分解。

劉太后生平，有功有過，據理立說，實屬過當。功垂簾聽政，本非宋制，而被獨創之，衰冕爲天子之服，彼何人斯，乃亦服之。設當時朝無忠直，不善規諫，幾何而不爲武后耶？史官以賢后稱之過矣。八大元儼爲仁宗敍明生母，聲容並壯，豈呂夷簡等可望項背，宜其傳誦至今。俗小說中，諛爲德昭，又何其謬歟？郭后誤批帝頸，不爲無過，然試問仁宗當日，何以寵幸二美人，致有並后匹嫡之嫌乎？夷簡挾怨，同謀廢后，釀成主上之過舉，足猶目爲賢相，抑亦過諛。經本回一一揭出事實，既真，褒貶悉當，較之讀史，功過半矣。是謂之良小說。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眞道「先帝遺命怎可不遵且后嘗撫育朕躬恩勤備至不_得太后反欲加他罪名如何使得」宗眞還有良心蕭
耨斤道「此人_不除必爲後患」宗眞道「他既無子又已年老還有什麼異圖」耨斤不從竟命將隆緒后遷至
上京宗眞發使至宋廷告哀宋亦遣中丞孔道輔等充賀冊及弔祭使南北通好仍然照常宋仁宗明道元年契丹
主宗眞往獵雪林太后蕭耨斤竟遣中使至臨潢勸隆緒后自盡后慨然道「我實無罪天下共知既令我死且待
我沐浴更衣就死未遲」中使也爲憐惜暫退室外有頃入視后已仰藥自盡了當下返報耨斤耨斤當然歡慰獨
宗眞歸知此事怨母殘忍遂有違言嗣是母子不和心存芥蒂過了兩年卽仁宗景祐元年蕭耨斤陰召諸弟謀廢
宗眞改立少子重元偏重元入告乃兄宗眞至此也顧不得母子之情遂令衛卒收太后靈綬遷耨斤居慶州立重
元爲皇太弟始親決國政與宋和好如初

十二回 惟西夏主趙德明既臣事宋朝復臣事契丹還算安分守己事大盡禮會六谷酋長巴喇濟爲異族所戕應二
部衆擁立巴喇濟弟斯榜多爲首領斯榜多一譯作斯榜督宋廷續授他爲朔方節度使斯榜多未洽衆望或多

散歸吐蕃部吐蕃本西域強國唐時與回紇國屢寇邊疆後來兩國自相侵伐同就衰微宋興兩部酋先後入貢眞
宗時吐蕃部酋唃廝囉一譯作宜勒斯賽上表宋廷請伐西夏廷議以夏主德明尙稱恭謹不許吐蕃往侵唃廝囉竟

入窺關中知秦州曹瑋請兵預防果然唃廝囉來寇伏羌砦被曹瑋率兵掩擊大敗而還唃廝囉自知勢蹙悔懼乞
降宋授唃廝囉爲寧遠大將軍兼愛州團練使夏主德明有子元昊性極雄毅兼多智略常欲併吞回鶻卽回紇吐

蕃諸部稱霸西陲嗣竟引兵襲破回鶻奪據甘州德明嘉他有功立爲太子元昊且勸父叛宋德明不從且戒元昊
道「自我父以來連歲用兵疲敝不堪近三十年間稱臣中國累沐錦衣中國可算厚待我了此恩怎可辜負」元

昊拂然道「衣裘氈事畜牧乃我蕃族特性丈夫子生爲英雄非王卽帝奈何羨這錦衣甘作宋朝奴隸呢」也是石
勒一流人物既而德明病死天昊襲位宋遣工部郎中楊吉冊元昊襲封王并授定難軍節度夏銀綬靜宥等州

觀察及處置押蕃落使，元昊還算拜受。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爲夏國王。元昊圍面高準，身長五尺有餘，善騎射，通蕃漢文字，登位後大改制度，部署兵行，隱欲與宋爲難。仁宗景祐元年，竟引兵入寇環慶，殺掠居民。慶州柔遠砦蕃部都巡檢鬼通，鬼一譯作威。乘夏兵飽颺，尾後襲擊，攻破後橋諸堡。元昊反誓口報讎，驅兵復出，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柔遠砦押監盧訓領兵七百人前往備禦，那禁得夏兵大至，被殺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環慶都監齊宗矩與寧州都監王文等未知敗耗，只去援應盧訓。行次節義峯，驟聞胡哨亂鳴，夏兵已漫山遍野而來。宗矩不及退避，挺身與戰，力竭被擒，王文等逃還。既而元昊放歸宗矩，只說是雙方誤會，無故與兵，現願彼此約束云云。仁宗尙欲羈縻，頒詔慰撫，且令他兼官中書令。元昊狡詐，酷肖乃祖，仁宗姑息亦與太宗相同，彼此可謂善繼祖武。元昊佯爲聽命，暗遣部將蘇奴兒，一作蘇木諾爾。率兵二萬五千人，往攻吐蕃，被唃廝囉誘入險地，四面圍住，差不多把夏兵殺光，連蘇奴兒也活擒了去。元昊聞報大怒，復領衆攻陷貓牛城，轉圍宗哥帶星嶺諸城。唃廝囉復遣部將安子羅截擊元昊歸路。元昊晝夜角戰，殺到好幾十日，方將子羅擊退，移衆往攻臨湟。唃廝囉堅壁不戰，待元昊渡河，却用精騎殺出。夏兵猝不及防，多半溺死，元昊遁歸。唃廝囉報捷，宋都有詔擢他爲保順軍留後。

既而元昊轉侵回鶻，奪據瓜沙肅諸州，疆宇日拓，氣勢愈張。可巧華州有二書生，一姓張，一姓吳，屢試被黜，往遊塞外，聞元昊威振西陲，頗思干進，因相偕至靈州。即夏都，見二十二回。入酒家豪飲，索筆書壁道：「張元昊吳到此。」

一尋被邏卒拘住，見元昊，元昊怒責道：「一入國問諱，你兩人既入我都門，難道不知避諱麼？」張吳二人齊聲道：「姓尙不理會，却理會這名字，未免本末倒置了。」原來元昊尙用宋朝賜姓，舍李爲趙，所以二人乘機進言。果然元

昊竦然起敬，親自下堂，替他解縛，延入賜坐，詢及國事。兩人抵掌高談，指陳形勢，所有西夏立國規模，寇宋計畫，一古腦兒傾倒出來。元昊喜出望外，遂改靈州爲興州，號西平府，爲興慶府，阻河帶山，負嶠自固，居然築壇受朝，自稱

皇帝，因是年夏，再爲天受元年，設十六司總理庶務，置十二監軍司，派部酋分軍管轄。軍兵總得五十餘萬，四

守自製蕃書形體方正頗類八分教國人紀事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敵血爲誓約先攻鄜延擬由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叔父山遇勸勿叛宋元昊不聽山遇挈妻子內降不意知延州郭勸反將山遇拏住押還元昊彷彿唐李之執還悉怛謀元昊即將他殺死決意寇宋先遣使上表宋廷詞云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製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幅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於是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始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伏望皇帝陛下容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號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惠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臣奉表以聞

是年爲仁宗寶元元年景祐四年後又改元寶元

呂夷簡等均已罷職王曾封沂國公已經謝世復起用張士遜及

學士章得象同平章事王禕李若谷參知政事因元昊表詞傲慢各主張絕和問罪獨諫官吳育却上言「姑許所求密修戰備彼漸驕盈我日戒飭萬一決裂也不足爲我害這便是欲取姑予的計策」予以虛名尙屬可行士遜笑爲迂論乃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禁絕互市並揭榜示邊略言「能擒元昊或肯首上獻當即授定難軍節度使作爲酬庸」能討即討何必懸賞一面任夏竦爲涇原秦鳳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按撫使經略夏州兩個飯桶有何用處知樞

密院事王德用

即王超子見二十回

請自將西征仁宗不許德用狀貌雄偉頗肖太祖且平日很得士心因此仁宗左

右交口進讒謂不宜久典樞密并授兵權仁宗竟自動疑不但不許西征又將他降知隨州改用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元昊竟入寇保安軍兵鋒甚銳到了安遠砦附近見有數千宋軍來迎他是毫不在意以爲幾千兵士不值一掃

那知兩陣甫交，驀然宋軍裏面，突出一位披髮仗劍，面含金色的將官來，也不知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頓時譁動夏兵紛紛倒退。這位披髮金面的將官，逢人就砍，無一敢當。夏兵愈覺驚惶，連元昊也稱奇不置，沒奈何麾兵遁去。看官道：此人是誰？乃是巡檢指揮使狄青。點名不苟。青字漢臣，河西人氏，驍勇善戰，初爲騎御散直，從軍西征，累著戰功。他平時臨敵，往往戴着銅面具，披髮督陣，能使敵人驚退。俗小說中便說他有仙術了。至是爲巡檢指揮使，屯守保安。鈴轄盧守勲，檄令禦敵。他手下只帶兵士數千名，一場對壘，竟嚇退元昊雄師數萬人。當下奏捷宋廷，仁宗欲召問方略，會聞元昊復議進兵，乃命圖形以進。小子有詩咏道：

仗劍西征播戰功，叛王枉自逞英雄。試看披髮戴銅面，已識奇謀在算中。

元昊自保安敗退，改從延州入寇，孰勝孰負，且至下回說明。

宋有劉太后，而契丹有蕭太后，真可謂兄弟之國，內政相等。至曹后取宗，嘗爲己子，隆緒后亦取宗，眞爲己子，舉動又復相似。古所謂難兄難弟，不期於南北兩國見之。惟蕭太后老而淫，蕭釋斤且敢弑主母，而宋尙不聞有此。得毋由夷狄之俗，不及漢夏之猶存禮教耶？夏主德明，事南事北，彷彿一條兩頭蛇。元昊獨銳生鱗角，至欲圖王爭霸，羌戎中偏出梟雄，而宋廷適當乏人，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却敵，徒令元昊增焰耳。幸保安軍尙有狄青，差足爲中原吐氣，然官小職卑，未握重權，屈良驥於櫪下，美之適以惜之云。

第二十九回 中虜計任福戰歿 奉使命富弼辭行

却說元昊欲寇延州，先遣人通款范雍，詐言兩不相犯。雍信爲真言，毫不設備。那元昊竟輕師潛出，攻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直抵延州城下。雍始着急起來，飛召在外將士，還援延州。於是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自